

追殺馬丁路德

作者: 王尚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《真理的賞金》

1521年春。

馬丁·路德已經被整個歐洲的兩大最高權威同時宣判死刑。

教宗利奧十世在年初正式將他開除教籍，認定他為不可饒恕的異端。幾個月後，羅馬帝國宣布：路德是「披著修士外衣的魔鬼」，任何帝國臣民皆可逮捕或殺死他，而不必負任何法律責任；任何人若敢給他提供食物、住處或保護，同樣以叛國罪論處。

各地都貼滿敕令。賞金被公開標出，情報網絡開始運作——教廷與皇帝的支持者用信鴿、快馬信差、酒館暗語，把路德的行蹤一點一點傳出去。許多的朋友，都開始出賣他，連他昔日的修道院長兼精神導師施陶皮茨，也公開解除他的修士誓願，讓他被「三次開除」：修道會，教宗，皇帝。

路德已經沒有退路。要麼放棄自己所相信的真理，要麼準備隨時死在路上。

於是，在離開沃爾姆斯之後，他騎上那匹瘦馬，進入圖林根的密林。鬍子剛長出來，身上還是騎士的粗布衣服，腰間只有一把短刀。他已三天沒好好睡過覺。

午後，他進入一座小城。街道上人來人往，賣麵包的、推車的、站在門口聊天的婦人.....一切看起來平靜得可怕。

忽然，左邊一個推著木桶的壯漢抬起頭，眼神一變。
右邊兩個乞丐同時伸手進衣襟。
屋頂上一個「曬衣服的婦人」拉開了窗簾。

他們不是平民。

是賞金殺手。

「就是他！」

第一支弩箭擦過路德的耳朵，釘進身後的木柱。他立刻翻身下馬，抓住最近那個壯漢的衣領，把人整個甩到自己面前——箭矢「撲撲」兩聲，全射進那人的胸口。人盾。

路德沒有停。他從地上撿起一根斷掉的木棍，像John Wick揮舞鉛筆一樣，狠狠砸向第二個衝上來的殺手的咽喉。第三個人從側面撲來，他順勢抓住對方的手腕，借力一扭，對方的短刀反過來刺進自己的肚子。

人群瞬間大亂。真正的平民尖叫逃竄，而那些「無動於衷」的人卻一個接一個抽出武器。路德邊退邊打，隨手抓起攤位上的鐵秤錘、燒紅的火鉗、甚至一條晾衣繩，把人勒得翻白眼。

他喘著氣，血從額頭流進眼睛。心裡卻在吼：
「為什麼？為什麼連這些普通人也要殺我？難道真理真的這麼可恨嗎？」

他沒有答案。只能繼續殺出一條路。

逃出城門後，追兵騎馬湧出。路德翻身上馬，揚鞭狂奔。

後面三名騎士緊追不捨。其中一人已經拉近距離，揮刀砍來。路德側身，用腳猛蹬對方的馬腹，同時伸手抓住那人的衣領，硬生生把對方從馬上拖過來，當成人盾——後面射來的箭全射進那具身體。

他還沒鬆手，另一名騎士已經從側翼衝上。路德鬆開死人，反手抽出短刀，在馬背上 sparring 起來。刀光、馬蹄、風聲混成一片。他抓住對方的刀柄，借力一拉，兩匹馬並肩狂奔。路德用膝蓋頂住對方的腰，一肘砸碎對方的鼻梁，再一腳把人踹下馬去。

最後一名追兵舉著長槍衝來。路德突然勒馬急轉，長槍擦過馬臀。他反手抓住槍杆，用力一扯，把對方整個人拖下馬，自己卻穩穩騎在馬上，繼續往前衝。

血順著袖口往下滴。他的呼吸已經亂了。

「主啊.....我真的還能活下去嗎？」

傍晚，他終於抵達一棟看起來安全的莊園。門上掛著薩克森選侯的紋章，門口的管家恭敬地說：「博士，選侯大人安排您在此暫避。裡面都是可靠的人。」

路德走進大廳。壁爐燒得正旺，桌上擺著熱湯與麵包。幾位衣著華貴的紳士起身行禮，婦人端著酒杯微笑。一切都溫暖得不像話。

他剛坐下，湯還沒喝一口。

窗外忽然飛進一隻信鴿。

管家接過鴿腿上的小紙卷，打開看了一眼，然後緩緩抬起頭。

微笑消失了。

「確認目標已到達。執行。」

大廳裡所有「富裕的紳士」同時抽出武器。婦人放下酒杯，袖中滑出細刃。原來這裡根本不是庇護所，而是殺手的中轉站——整個帝國都有這樣的情報網：用信鴿、騎快馬的信差、甚至酒館裡的暗語，把路德的行蹤一點一點傳出去。

「你逃不掉的，修士。」為首的男人冷冷說，「教廷出的價錢，足夠買下這整座城。」

路德沒有說話。他只是慢慢站起來，目光掃過整間屋子。

壁爐的火鉗、餐桌上的銀燭台、掛在牆上的狩獵刀、甚至那條沉重的窗簾繩.....

他動了。

第一個人剛舉起短劍，就被火鉗直接砸進額頭。第二個人撲過來，路德抓起銀燭台，像John Wick揮舞手槍一樣，連續敲碎三個人的頭骨。婦人的細刀刺來，他側身避開，反手用窗簾繩勒住她的脖子，同時一腳踹翻身後的桌子，擋住另一波攻擊。

血濺在地毯上。他邊打邊低吼：

「你們可以殺我的身體.....但你們殺不了我所相信的！」

最後一個殺手倒下時，路德自己也跪了下來。肋骨至少斷了兩根，左臂被刺傷，視野開始模糊。

他爬到壁爐邊，抓起那張被血染紅的紙卷——上面用拉丁文寫著：「目標在X地。立即清除。報酬已備。」

他苦笑。

原來整個德意志，都成了狩獵場。

夜深了。路德靠在牆邊，聽著外面的風聲。傷口在痛，胃在抽搐，更痛的是心。

他想起沃爾姆斯那天，皇帝與諸侯坐在高處，所有人都等他低頭。

他想起施陶皮茨遠去的背影。

他想起那些曾經一起討論《聖經》的朋友，如今有些已經公開寫文攻擊他。

他想起自己夜裡醒來時，那些幾乎要把他撕碎的恐懼——恐懼自己錯了，恐懼自己把無數靈魂帶進滅亡，恐懼自己其實只是一個驕傲的傻瓜。

「只要撤回.....」

「只要說一句『我錯了』.....」

「只要向權威低頭.....」

他閉上眼睛，淚水混著血往下掉。

很久之後，他開口，聲音沙啞卻異常平靜：

「不。」

「我的良心被上帝的話語俘虜。

我不能、也不願意撤回任何一句。

因為違背良心，既不安全，也不正確。」

他掙扎著站起來，把那張賞金令紙丟進壁爐。火焰瞬間吞沒了它。

「即使前面還有一千個殺手，
即使整個世界都要我死，
我仍然選擇站在這裡。」

窗外，又有信鴿的翅膀聲掠過。
遠處，馬蹄聲再次響起。

路德擦掉臉上的血，重新跨上那匹瘦馬。
夜色裡，他的背影漸漸遠去——
不是逃跑的人，
而是一個已經決定，把生死都交給真理的人。

路德在夜色中騎馬逃出莊園後，又跑了兩天兩夜。傷口還沒好全，身體已經虛弱到極點。第三天清晨，他終於看見一座靜靜躺在山谷裡的小村莊。

村子看起來安詳得不像話。雞在院子裡啄食，婦人們在井邊洗衣，幾個老人坐在樹下抽菸聊天。空氣裡飄著剛烤好的麵包香。

他剛一進村口，就有人注意到他身上的血跡。一個中年農夫立刻放下手中的鋤頭，快步走上前，皺著眉問：「先生，你這是怎麼了？傷得不輕啊。」

旁邊的婦人看到他搖搖欲墜，連忙叫來兩個年輕後生，把他扶進最近的一戶人家。

屋子裡很快忙碌起來。老太太用乾淨的布巾浸了溫水，小心翼翼地擦去他腰側與手臂上的乾血；年輕人找來草藥與乾淨的麻布，幫他包紮。動作雖然粗糙，卻很認真。

有人端來一碗熱騰騰的野菜粥，配著剛出爐的黑麵包，還有一小碟自家醃的酸菜。農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說：「我們鄉下沒什麼好東西，只能吃這個，你先墊墊肚子。」

路德坐在矮凳上，接過碗。粥很普通，卻有一種很踏實的溫暖。他本來緊繃的肩膀，慢慢鬆了下來。這些人沒有盤問他從哪裡來、為什麼受傷，只是安靜地幫他處理傷口、給他食物。這份單純的善意，讓他幾乎有些恍惚。

窗外傳來孩子們的笑聲。幾個小孩在空地上追逐、玩木頭陀螺，有的摔倒了自己拍拍灰就爬起來，有的互相推搡卻又立刻笑成一團。陽光灑在他們身上，看起來乾淨又明亮。

路德端著碗，看了好一會兒。

一個約莫七八歲的小女孩從人群裡走出來。她穿著乾淨的碎花裙子，頭髮用紅繩綁成兩條小辮，缺了兩顆門牙，笑起來有點憨。她走到路德面前，仰起頭，聲音軟軟的：

「叔叔，你的傷口還痛嗎？」

路德低頭看她，點了點頭，正想說「還好」。

小女孩忽然往前一靠，小小的身體貼上他的胸膛，雙手搂住他的脖子，像是要給他一個安慰的擁抱。

下一秒，腰側傳來一陣熟悉的、冰冷的刺痛。

細刃已經沒入他原本包紮好的傷口裡。

小女孩抬起頭，眼神完全變了，冷得像冬天的井水，用稚嫩卻清晰的聲音說：

「目標確認。執行。」

刀還插在身上，路德瞬間反應過來。他右手反抓她的手腕，用力一扭，女孩痛得鬆手，短刃掉在地上

。他沒有立刻拔刀，而是先把她往旁邊一推，自己踉蹌後退。

巷口、屋頂、木柵欄後面，同時出現人影。至少十幾個。有的拿著短刀，有的拿著木棍，有的已經拉起弩。

屋內最近他的人從左側衝來，揮刀砍向他的脖子。路德側身避開，右手抽出自己腰間的短刀，刀刃從下往上斜切，直接劃開對方的手腕動脈。血噴出來的瞬間，他反手一記肘擊，砸在那人太陽穴上，對方當場倒下。

第二個人從右邊撲上來，想抱住他的腰。路德用左手抓住對方衣領，同時右腳往前一踏，膝蓋狠狠頂進對方小腹。趁對方彎腰的瞬間，他拔出自己腰側的短刀，反手刺進對方的鎖骨下方。

第三個人舉著木棍從正面砸下來。路德沒有硬接，而是往左一滾，滾到地上時順手抓起一根晾衣用的竹竿。他撐著竹竿站起來，趁對方再次揮棍的空檔，竹竿尖端直接戳進對方的眼睛。

慘叫聲還沒落下，第四、第五個人已經同時撲上來。路德把竹竿橫著一擋，擋住左邊的刀，右邊的人卻已經用拳頭砸中他的臉。他嘴角出血，卻在被打的同時，左手抓住那人的衣袖，用力一拉，讓對方失去平衡。接著他用右腳勾住對方的小腿，整個人往前一壓，把對方摔在地上，膝蓋直接壓上對方的胸口，短刀順勢刺進對方的咽喉。

第六個人從後方偷襲，雙手想勒住他的脖子。路德感覺到壓力的瞬間，立刻往後一仰，後腦撞上對方的鼻梁，同時右手往後反手一抓，扣住對方的手腕，用力一擰，聽到「喀」的一聲骨裂。他沒有停，轉身用肘關節狠狠砸向對方的太陽穴，再補上一記膝撞，把人徹底放倒。

第七個人舉著短刀衝過來。路德已經開始視線模糊，卻還是側身避開刀鋒，左手抓住對方持刀的手腕，右手同時握住刀柄，兩人僵持了一秒。他突然往下一沉，用肩膀撞開對方的重心，再順勢把刀刃反轉，刺進對方的大腿動脈。

血從他自己的傷口不斷往外湧。每動一下，傷口就撕裂得更厲害。他已經殺了七個人，動作卻越來越沉、越來越慢。

當第八個人撲上來的時候，他的膝蓋終於彎了下去。

失血太多。

他跪在地上，短刀從手中滑落。周圍剩下的殺手一擁而上，用繩子死死捆住他的雙手與雙腳。有人狠狠踢了他小腹一腳，有人往他頭上吐了一口痰。

他被拖走的時候，小女孩站在一旁，臉上重新換回天真的笑容，對旁邊的大人說：

「任務完成了。」

三天後。

村莊中央的空地已經搭起火刑架。木頭堆得老高，瀝青與乾草混在一起，只等一點火種就能燃起沖天

烈焰。

路德被綁在木頭柱子上，雙手反剪，繩子勒進肉裡。傷口沒有包紮，血把衣服染成暗褐色，已經乾了又裂開。

一位身穿紅衣的主教站在高台上，展開一卷長長的羊皮紙，用洪亮的聲音宣讀罪狀：

「馬丁·路德，你犯下不可饒恕的異端之罪！你公開燒毀教宗敕諭，否認煉獄，否認贖罪券，否認教會的神聖權威！你把《聖經》翻譯成通俗語言，誘使無知的平民自行解讀，動搖千年根基！你是魔鬼的使者，是歪理邪說的源頭，是教會的叛徒！」

台下擠滿了人。

農民、商人、修士、貴族、婦人、小孩、老人.....幾乎全村、甚至鄰近幾個村子的人都來了。他們的眼神裡沒有一絲同情，只有憤怒與憎恨。有人高喊「燒死他！」，有人往他身上扔爛菜葉與石子，有人哭著說「他會把我們的靈魂拖進地獄」。

沒有一個人站在他這邊。

路德低著頭，嘴角還在滲血。他聽得見那些咒罵，卻已經沒有力氣反駁。他只是在心裡輕輕開口：

「主耶穌..... 世上一直都有人明白我，但我好感謝你，你話畀我知你好了解我、好明白我。雖然我都好想被其他人接納、尊重，這樣的確會很開心。

但當我知道你深深地愛著我，並且想我得到最恆久的喜樂。我便發現我不能抑制對你的渴慕。

雖然有人明白我所追求的是真理，全世界都當我是異端、是怪物，是魔鬼。全世界都要想害死我、無故地恨我。但我清楚知道，我追求的是你！這樣就足夠了！」

主教宣讀完畢，轉過身，對旁邊的士兵下令：

「點火。」

火把已經舉到木頭堆旁。

就在火把即將觸及乾草的那一瞬間，路德忽然動了。

這三天被關在地窖裡，雖然傷口很重，但他們為了讓他「清醒地受死」，還是給了他水和一點麵包。體力在極度痛苦中，竟慢慢恢復了一點。而剛才宣讀罪狀的漫長時間，更讓他有機會悄悄用拇指把綁住右手的繩結，一點一點磨鬆。

他突然用力一掙。

右手從繩子裡抽出來的同時，他整個人往前一撲，額頭狠狠撞向最近那個舉火把的士兵的鼻子。士兵慘叫後退，火把掉在地上，卻沒有立刻點燃木頭。

路德顧不上疼痛，用剛自由的右手抓住旁邊另一根木頭柱子，整個人借力一轉，把還綁在左手與雙腳

的繩子纏住身後一個士兵的脖子，用力一勒。那人掙扎了幾下就軟了下去。

人群瞬間大亂。

有人想衝上來，卻被他自己人推擠得動彈不得。路德趁亂撿起地上那把掉落的短刀，一刀割斷腳上的繩子。他沒有多做停留，直接往人群最薄弱的方向衝。

左邊一刀，右邊一肘，前方一個想抓他的人被他用肩膀撞開。血再次從傷口湧出，但他已經不管了。

空地邊緣停著一輛剛卸完貨的運貨馬車，馬還套在車上，正不安地踏著蹄。

路德拼盡最後力氣，一躍而上。他顧不上趕車人的驚叫，直接揮刀砍斷綁住馬的繩子，再一鞭抽在馬臀上。

馬受驚狂奔。

馬車衝出村莊，衝過石橋，衝進外面的官道。後面追趕的喊叫聲與馬蹄聲漸漸被拋在後面。

路德靠在車廂邊緣，一手按住不斷滲血的傷口，一手死死抓著車沿。風吹過他滿是血污的臉，他卻忽然笑了。

不是愉快的笑，而是一種終於把生死都交出去的平靜。

後來的事，歷史都寫了。

他沒有死在那次火刑架上。他逃回薩克森，在選侯的保護下繼續寫作、翻譯、講道。那份被整個帝國通緝的「異端」思想，最終燒成了一場改變歐洲的大火。

新教由此誕生。

而那個在火刑架前被全世界憎恨、卻仍然選擇不低頭的人，後來被稱為——宗教改革之父。

他就是孤獨的真理鬥士，耶穌基督最忠誠的門徒--馬丁路德。